



源於奧運

李漢源

如箭在弦的「疫下奧運會」

時間愈來愈逼近，不足兩個月，7月23日「東京奧運」就會正式開幕。雖然如此，但直到近日仍然會有不少人懷疑，到底這個多災多難的奧運是否會取消或再延期呢？

就目前進度，似乎這兩個選項也不會存在，因為整個奧運好像已經開始進行了，各地工作人員已經陸續到達東京，世界各國都希望以此全球盛事一洗疫情籠罩的陰霾，而我們香港這方面的五間電視台組成的製作團隊也大致上組成了。

今次香港轉播奧運，是轉播時數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，五台合共不少於4,000小時，大會製作比賽片段約7,000小時，即香港可以轉播一半以上的片段，所以這一屆是香港電視觀眾最有限福的一屆奧運，差不多每一位觀眾想看什麼比賽項目也可以收看得到。

要能欣賞到精彩的奧運節目，除了政府付出版權費外，各電視台也要投放不少資源去轉播才可以達到，雖說轉播，其實當中的製作比想像中要複雜很多，就以人字安排為例，因為疫情的關係，有些工作人員覺得日本是疫區，危險性很高而放棄前往日本，過往經驗，上一屆巴西里約奧運也發生過，當時巴西寨卡病毒，也有電視台製作人申請工作證後退出前往；而今屆更甚，除了要在新冠病毒高危險地區工作外，還要在到達當地時進行檢疫，此後乘搭專車到達住宿專用酒店，並在「氣泡」內工作14天，14天後如無中病毒，則可以放寬乘公

共交通工具，被困這14天並不容易過，到回香港時，也同樣必須隔離被囚14天於酒店內，這些都是工作人員考慮是否前往東京的主因。

不過辦法總比困難多，其實近這大半年，世界各地體育比賽也不斷進行中，日前香港舉行國家盃盃地單車賽，也安排在氣泡內比賽順利完成，所以相信各國在面對「疫下運動會」也絕非毫無經驗了。

在國際奧委會 (IOC) 公布工作人員、運動員、廣播人員等入境及工作指引 (Playbook) 後，世界都明白IOC是很嚴謹及詳細地計劃好今次奧運，這除了是大會的事以外，也屬於全世界的事，作為參與者，我們也必須相信他們，這才可以全力配合、緊守崗位，一同協力辦好這個東京奧運會。

其實坦白而言，國際奧委會如果宣布因疫情而取消今屆東京奧運會相對比較容易，但往後要面對的問題其實會更多：過萬運動員，準備了4年，期待今次的奧運比賽，如果取消的話，還有多少運動員可以再參加下一屆奧運呢？取消了後日本國內外幾萬工作人員將馬上失業，造成很大部分的經濟損失；再者，這次世紀疫症的完結又會何時降臨呢？難道在疫症肆虐一年半後，全世界還要完全停擺嗎？

如常舉辦奧運會的確會困難重重，但「關關難過關關過」，相信只要各個參與者都做好自己的本分，我們絕對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舉辦一個成功的奧運會，戰勝這場世紀疫情。



方寸不亂

方芳

一個響號

在香港仔巴士總站看到這麼一幕，一對老夫婦拄着柺杖橫過馬路，一輛雙層巴士緩緩駛入站，被老人家的「慢步」礙着去路，司機認為馬路上行車優先，於是響號以示不滿，殊不知老夫婦受到響號驚嚇，急步快走雙雙跌到地上，婆婆幸好無事，但伯伯則傷及後腦流血，途人忙於急救救傷車……巴士司機可能認為責不在己，埋站了事跟年輕人分享，殊不知年輕人竟說，這把此事跟年輕人分享，按法理沒有責任；但間接上引致他人受傷，是有違情理的。老夫婦已橫過馬路一半，還有必要響號警語嗎？如果駕駛態度好一點，看清楚是長者，更要多一份容忍。當然，司機沒有想到，一個響號可能引發的嚴重後果，法理無罪，情理有欠，未知他可會為此而內疚？

把此事跟年輕人分享，殊不知年輕人竟說，途人不守交通規則，橫過馬路是不應該的，司機響號無可厚非，很難說這就是不好的駕駛態度。年輕人是駕駛者，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事，就有不同的觀點，就得出這樣的簡單結論。微觀着眼於規則，非黑即白，後果自負；宏觀看事，從大環境考慮，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安危。

今天香港的政治環境，經敵對勢力攪炒之後，出現兩極思維。兩極之下，親友關係有了微妙變化，因為政見的分歧，談不到一塊，從親近變得疏離。身邊兩位朋友的孩子，一夜之間「失蹤」，據父母說是「移民」海外去了，「移民」之前不露半點痕跡，也不曾向親友告別，相信有難言之隱。父母承受骨肉分離之痛，也無法向親友訴苦，對人歡笑背人愁，眼淚只能往心裏流。這些父母可能感到委屈，當初若能引導孩子宏觀看問題，不至於會有今天的結果。



七情八苦

小臻

現代人都喜歡自欺欺人

為何人人愛上互聯網上社交媒體？因為網上世界內無身份地位之分，人人都是話事人。雖然互聯網、大數據時代帶來的好處很多，可惜人類在享受科技帶來的方便之際也影響了一些本能發展，過分依賴科技隨時令本能慢慢萎縮，最簡單是記憶力退化，請問你現在能記得多少個電話號碼？若果沒有了電話、電腦在手你能做什麼？年輕人自創「火星文」愈來愈多，認識書寫中文字的能力愈來愈低，是很可怕的事。

另一樣是社交能力倒退現象，被稱為社交平台的渠道愈來愈多，但為什麼宅男宅女特別多，真正的社交活動愈來愈少？很多人寧願將自己放入虛幻世界，也不願走出社會進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。以前新年期間聽到有內地一些外地打工仔女為應付父母催婚租女友、男友回家見家長已經是有點荒謬，現在竟然發展到找「虛擬戀人」。有位爸爸忍不住說：「肯定不容許是我子女這樣。」這是長輩的正常想法，當然長輩是很難控制到年輕人在網絡世界做什麼，但表態是應該，向年輕人發出這是不可取的明確訊息。

只需幾十元就能找個「戀人」陪陪自己聊天，談一場戀愛，這種買賣似乎很划算，因為戀人真實約會一次成本貴很多。可是有沒有想過將真實的感情寄託在一個素未謀面，只是當你是客人的男人身上可行嗎？這個虛擬情人同所有客人講的甜言蜜語都一樣，你卻當是真心話，你不覺得自己好傻嗎？向陌生男人傾訴心事不危險嗎？萬一你太投入動了真情無法抽離怎麼辦？隨時搞出精神錯亂。將精神時間花在不真實的人身上，豈不是浪費生命？兼阻礙了

自己發掘真實的人生又是什麼樣的智慧？有人說這種借助網絡的有儀式情感服務，是不少年輕人尋求情感慰藉和解壓的方式。有儀式情感服務根本無意義的，不值得鼓吹。

健康的解壓方式應該走出「虛擬世界」，做運動，找樣愛好，才是正道。而且「虛擬戀人」、「虛擬男友」製造假「甜蜜」的同時也暗藏各種陷阱。君不見不時出現的網上情緣騙案，老的少的、男的女的都有人中招，為「虛擬戀人」花費金錢最後卻落得「情財兩空」，損失慘重。找網友一齊打遊戲機、互動交談消磨時間還可以，感情慰藉還是找個對的人。有人呼籲相關部門規範互聯網平台提供陪伴服務的行為，其實規管不及教育重要。

除了喜歡感情上自欺欺人，有人在投資上也是，「虛擬貨幣」的出現兼被狂炒賣得火熱。一個將假象作為真實，呃人呃自己的夢幻遊戲，有些人玩得樂此不疲。「虛擬貨幣」明知是虛構出來的一樣東西，有人肯用真金白銀去炒賣，還說為投資，吾等認為連賭博都不如，賭博有籌碼在手，贏了可以兌換錢拿回家，「虛擬貨幣」好像永遠存在於一個不可捉摸的空間內，沒有與實物掛鉤，在吾等外人眼中覺得如同騙局。無奈這個世代太多人都喜歡活在虛擬世界，真假對他們來講似乎不重要，甘心被騙，恐怕是科技進步的悲哀。

中國內地監管機構日前發布聯合聲明，要求金融及支付機構不得開展與加密貨幣相關的業務。金融機構、支付機構等不得開展與虛擬貨幣相關的業務；不得使用虛擬貨幣為產品和服務定價；不得承保與虛擬貨幣相關的保險業務，或將虛擬貨幣納入保險責任範圍等。決定真英明，相信會挽救不少家庭。

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倫理片新浪潮

最初還以為《親親我》是一般嘻嘻哈哈取樂小觀眾的兒童片，結果不期然受到劇情吸引，終於1小時30分鐘看到完場。

原來不止小角色逗趣，連爺爺奶奶兩個老角都有戲，一家之主「鐵石心腸」的爺爺最初面目並不可親，從板着兇神惡煞的「大魔王」面孔，給天真無邪的小孫子慢慢變化到慈眉善目，過程煞是有趣。

小孫子不是主線，其實父子代溝才是故事的核心。老父想兒子專心農務，熱愛藝術的兒子偏要離家出城做畫家，事業有成之後，父子還是因為有了成見，雙方依然多年不相往來，畫家婚後妻子拋棄子到外地攻讀，小兒子乏人照顧，畫家才迫於無奈攜子回鄉求助母親，嫡嫡視孫如寶，倔強的老父依然未能解開心結，憎兒子之餘對小孫子也同樣冷漠，嚇得小孫子每次見到爺爺面孔都嚇得噤若寒蟬。

父子代溝的故事在現實社會和電影中層出不窮，影片未看下去，都以為這一家父子三代相處會出現什麼不愉快的情節，如照過去不少倫

理電影一貫公式，編導為了賺取觀眾眼淚，大都少不了類似雷電交加之類的悲劇煽情場面，本片則可愛在全無這類鏡頭。

片中父子從未過激烈的爭辯，相對時彼此沉默，老父只要臉色，兒子一臉無奈，二人從不對話，無聲中卻隱隱透發彼此內心的感情，老演員高明演技的確已達至爐火純青「高明」境界。

最近北京不同影片公司的出品，任何題材，全都趨向溫馨平實，完全打破了舊日同類題材的公式，影片中沒有絕對的歹角，也沒有經過第三者說教之後「改過自新」的壞人，問題人物多由本人經過心理鬥爭後自我反省，當大多電影製作人一致有了這個共識，說這是倫理電影的新浪潮亦無不可，事實這個可喜現象，的確帶來新鮮感。



●《親親我》中的爺爺和小孫子。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若荷

走向西島

五一假期，女兒帶我們去了一趟三亞。三亞的美，早就聽人說過，只是從年輕人口中說出來，就彷彿這裏是他們的天下。陽光、沙灘、海灣，因《非誠勿擾》而蜚聲中外的亞龍灣熱帶森林公園，更是青年們慕名前往之地。而我的腦海裏浮現的卻是紅色娘子軍、海島女民兵、深藏在高山密林裏的村寨，黎族人家特有的刺繡、歌舞，以及挺拔秀麗的椰林。

我認為，西島，是女兒專門為我安排的最美的景點之一，它不僅有海南各島的海風林韻，還有珊瑚石砌的房屋，一座座帶有斑駁印記的老房子，彷彿在靜默的時間裏記錄着光陰。走進西島文創園，陳舊的房屋內豁然開朗，長長的牆壁上懸掛着竹笠，隨處可見的漁家元素凸顯出文化韻味。在燦爛的圍牆下走過，曲折的小巷裏，觸摸當年漁村的歷史，我在《西島拾遺》中看到有這樣的介紹：西島是海南島南端的主要離島，古稱「西洲洲」……在新舊交替的老漁村行走，才能見證美麗鄉村的一步步蝶變。

西島位於三亞灣國家自然保護區內，居民主要以漢族為主，所以到西島，除了漢文化，不會給人陌生的感覺。漢族是西島最早的原住民，世代以打魚為生。走進從前的小漁村，密集而低矮的房屋，燦爛的牆壁，破損的門窗，古老的珊瑚石牆，都給人時光回返的感覺，唯一在眼前閃亮的，是黑色牆壁上綠藤的纏繞，給這些老舊的房屋增添了生命的活力。我從沒有見過如此低矮的房屋，或許是受當年建築材料所限，或許為了抵擋海島上的風暴，它就那麼低矮地站立在海邊，以百年之軀，任憑海上風吹雨打，潮來潮往。

幾番打聽，我尋訪到臨近海邊的「海島女民兵」展館，迎面而來的一位阿婆對她們的事跡了如指掌。那是一座普通的二層小樓，登上階梯，一塊「不愛紅裝愛武裝，南海前哨競風流」、「愛島建島無私奉獻，愛軍精武無悔青春」的連魂、連訓牌張貼牆上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一部由謝鐵驪執導的電影《海霞》在全國公映，影片主人公海霞和海島女民兵的事跡從此傳遍大江南北，這部影

片就是由軍旅作家黎汝清的小說《海島女民兵》改編而成的，而西島，則是影片的改編地，也是西島女民兵誕生地。

黎汝清，山東省博興縣八甲村人，曾任渤海軍區衛生部兒習編輯、華東野戰軍縱隊宣教幹事，1958年後在南京軍區創作室從事文學創作工作，1966年以《女民兵的故事》為題在《收穫》開年第1期上發表，同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，並更名為《海島女民兵》。1971年，應廣大群眾對國產故事片的迫切要求，國務院文化組決定恢復故事片的生產。謝鐵驪在尋找有關故事題材的時候，發現了黎汝清創作的這部長篇小說，便將它改成了電影劇本《海霞》，北京電影製片廠將其列入拍攝計劃，組建了攝製組，經過種種曲折，終於在1975年初完成了拍攝。影片呈現了海島女民兵亦漁亦武、保衛海島的日常生活。

其實，真正的「海霞」不是西島人，該片女主角海霞的人物原型叫汪月霞，是浙江省洞頭縣北岙鎮一位普通的漁家姑娘。「如海島霞光，絢爛滿天」說的就是當年的她。出生在鶴尾礁一個貧苦漁民家庭的汪月霞，不僅有一個傳奇的人生，還有一個身份是女民兵連長。當年的她帶領子女民兵連在軍訓之餘參加國防施工、挖戰壕、修坑道、開山築路，幫助部隊養豬、種地，多次獲得中共浙江省委、浙江軍區、南京軍區、中央軍委的嘉獎。1960年在全國民兵代表大會上得到過毛澤東、朱德等中央領導的接見，《海島女民兵》便是根據她的事跡寫成的。

雖然《海島女民兵》這部小說取材於洞頭村女民兵連，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島女民兵的稱號風靡全國，絲毫不亞於當年「紅色娘子軍」的傳奇經歷。西島位於祖國南端，是邊防海疆和南海前哨，為了保家衛國，從1959開始，根據形勢的需要，西島的漁家姑娘們先後成立了「女民兵炮班」、「紅色娘子軍民兵連」，她們頂着社會上種種壓力，勤學苦練，克服困難，以高昂的鬥志練就了一身過硬的本領，使「海島女民兵」成為幾代人的榜樣。

與六七十年代不同，今天的海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美麗的西島成了三亞旅

遊的打卡地，它因被譽為「海上桃源，動感天堂」而令人心生嚮往。西島的海域是極佳的潛水海域，站在海上伸出的棧橋上，能看到成群的青魚在海裏游來游去。西島西北之處的沙灘廣闊柔軟，是海邊遊樂及各種海上運動的主要場地，有釣魚、潛水、摩托艇、拖曳傘、香蕉船、動感快艇、玻璃船海底觀光等許多傾力打造的項目和設施。不僅如此，這裏還是珊瑚礁國家自然保護區，珊瑚、貝殼的點綴是島上無聲的文字。

到西島，首先應遊覽附近的美景，而我卻優先選擇了去漁村，等漁村遊完才匆匆前往「金牛奔海」、「開天闢地」、「海誓山盟亭」、「靈龜奇石」等景點，而這些景點就坐落在牛嶺附近。有的隔山相望，有的與大海相鄰。牛王嶺，位於西島西南方，因為形狀酷似牛鼻子，所以也叫做牛鼻嶺。這是一個很小的島嶼，站在島上能欣賞到海天一色的壯闊，顯現出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礁石景觀，標誌着海島之名的「金牛奔海」雕塑栩栩如生，金光閃閃。西島周邊的風光是旖旎如斯。

走進西島，就是為了感受美麗的漁村風情。這裏有跳房子音樂酒吧，泡泡小吃店，我在「山蘭米椰子餅」小店遇到十分甜美的小主人，這個三四年級的小姑娘很會介紹自家的小食品。在那裏各買了一份蝦味和椰子味的油炸餅當午餐。西島雖小，卻不乏美食，仙人掌湯、海膽蒸蛋、西島五肉糰子、炒小魚乾、螃蟹、米糕、椰子雞湯等等眾多原汁原味的美食，在這裏盡情地展示自己的特色，給遠道而來的客人奉上最美的佳餚。

從西島回來已經十多天了，我對手機拍攝的照片仍然欣賞不已。當年影片《海霞》從主題到故事、從攝影到音樂都創造了當時中國電影的藝術高峰，而影片中所展現的「愛島尚武，勵志奉獻」的精神也將會激勵着人們砥礪前行。西島沒變，西島的人們也沒變，然而西島卻再也不是當年一隻舢舨搖落黃昏的那個西島了。當我把拍攝於西島的照片發進朋友圈，一時間，小小的朋友圈成了大家懷舊的場所。很多年齡相仿的朋友都說是看着《海島女民兵》長大的，尤其是觀看電影《海霞》，至今還記得當年澎湃的心情。

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父親的前世情人？

常聽人說：「女兒是父親的前世情人。」這句話出自哪裏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，包括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、德語小說家卡夫卡，以及台灣畫家兼作家劉墉等，還有不少當了父親的男人現身說法，談自己和女兒的關係。

按佛洛伊德的分析，女人有一種戀父情結，或許是異性相吸，或文化傳統的強者保護弱者（假設女兒是弱者），父親一般較疼愛女兒，也較信任女兒，女兒也相對信任乃至崇拜父親。但信任的方法未必適合，乃至有可能變質。

以電影《父親可否不要老》中表達的為例，父親忘記了身邊很多人，唯獨記得女兒——雖然中間有誤讀，亂發女兒脾氣，卻信任和依賴女兒。人老了，體弱身虛，往往有返老還童現象，既害怕孤獨，也對陌生人戒心，對身邊的人極度依賴，害怕失去她的保護。影片中的父親就是這樣。

他總擔心女兒離開自己，不時製造一些麻煩，引起女兒注意，並埋怨女兒拋棄自己，卻沒想過女兒的幸福。女兒多次跟他說，自己很愛男朋友，希望搬去一起生活，遂為父親找專業護理員。但父親一方面或許

脾氣壞，嚇走護理員，另一方面可能有意趕走護理員，令孝順的女兒不忍心走。此時的父親，為了自己的晚年有人陪伴，罔顧女兒的幸福。這是父愛的自私一面——佔有慾，或者說病者恐懼的本能反應。這樣的現象在社會中有以不同的形式存在。

「女兒是父親的前世情人。」這句話在非正常情況下的表現或演繹，可以走向另一個可怕的極端——父親對女兒的佔有乃至性侵犯。輕者是父親不願意女兒出嫁，便她陪伴自己，這多發生在那些失去配偶而又未能續弦的單親父親身上；重者就是不時成為轟動的社會新聞的父親對女兒的性侵犯，不少個案開始都只是父親對女兒格外疼愛，在身體接觸日益多下，父親產生了不應有的邪念，而年幼的女兒或出於聽話或出於無知，就「奉獻」給父親了。演變到最後，隨着女兒長大，不倫事被揭發，父女倆都付出沉重的代價。

所以，一些文學作品中描寫的浪漫情節或名人口中的諧趣之言，在另一些智力欠佳或受教育不足的人的理解上，可以造成災難性的後果。而女兒或女性，往往作為照顧者，承受的壓力和危險，極需社會的關注和幫助。



琴台客聚

伍呆泉

在魚腥草裏咀嚼歷史

不久前在後院的空地裏埋下了一片魚腥草的老根，之後便一直盼着下雨，然而每日只能在天氣預報中看到陣雨的消息，天氣炎熱無比，「陣雨」卻只是擇地而下，一直沒有下到我的園子裏來。即便如此，因我每日勤勞的澆灌，那片魚腥草也漸漸地發了芽，空地上冒出一片新綠，看了令人歡喜，只等着它們長大後將之採摘食用。

我的吃貨朋友們對美食各有偏好，有的不喜吃辣椒，有的不喜魚腥草。尤其是魚腥草，與香菜、榴蓮一般，被眾多的吃貨嫌棄，就連著名的大吃貨汪曾祺都在文章裏寫到過自己吃魚腥草的感受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苦，甜，不要緊，它有一股強烈的生魚腥味，實在是招架不了！」汪曾祺在文章裏似乎只說了魚腥草的味道，並未詳細地寫它的來處和吃法。據我的猜測，汪老先生食用的大抵是水生的魚腥草，我亦吃過幾次人工種植在水中的魚腥草，確實是草如其名，有一股濃濃的魚腥味。然而長在旱地或田坎邊的魚腥草的味道卻與之有很大的區別。

不管喜不喜歡吃魚腥草，多數人對魚腥草的別名「折耳根」是熟悉的。喜吃、嗜吃折耳根的多是西南人。西南人中，川人好麻辣，滇人好酸辣，貴州人喜糊辣，無論怎樣的辣都是火熱的，折耳根天然的清涼和微苦便與火辣成了和諧的拍檔，碰撞出了無數的帶着魚腥味的美食。

折耳根最常見的做法，是選潔白清脆的根莖掐成小段，以鹽、生抽、陳醋、辣椒粉、花椒粉、香油和糖等作料涼拌，入口便是調味蕾炸開的獨特清香。在貴州有將折耳根與腐乳、豆豉、薑蔥蒜等做成火鍋調料的，還有將折耳根放進名為「綠絲娃」的素春卷裏做配料的；相對於其它地區喜吃涼拌根莖，四川的吃貨大多選擇吃鮮嫩的折耳根葉子，折耳根炒臘肉和折耳根根燒烤亦是他們相當喜歡的兩道菜；而到了雲南，幾乎家家的餐桌上都常備一道涼拌折耳根，雲南人愛吃的土豆和折耳根是絕配，烤石屏包漿小豆腐的時候也少不了配上折耳根……

雖然魚腥草的「擁戴」多在雲貴川，然而據說魚腥草最早為人知的卻是在浙江紹興。紹興

有座小山叫截山，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地方，勾踐受臥薪嘗膽之苦又遇上災荒年，便帶着部下在山上尋野菜吃，發現一種能充飢的野菜，因其味似魚腥，將其命名為魚腥草，亦名「截草」，又名「岑草」，於是《吳越春秋·勾踐入臣外傳》中又有一說：「越王從嘗糞惡之後，遂病口臭，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，以亂其氣。」後宋人王十朋寫了一首詩名為《詠截草》：「十九年間膽厭嘗，盤饈野味當含香。春風又長新芽甲，好擷青青薦越王。」把勾踐和魚腥草都褒揚了一番。又據說《紹興府志》也曾記載過「豐年惡爾臭，荒年賴爾救」的民謠來公正地讚頌魚腥草。如此，魚腥草的時候，還能在舌尖上咀嚼一段苦澀的歷史。

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老先生去世，大家在悼念之餘，他說過的關於「一粒種子」的話又在網絡廣為流傳。我想，除卻水稻，魚腥草作為災荒時代的救命草和如今大眾餐盤中的美食，與大自然饋贈給我們的所有食物一樣，都值得珍惜。